



第一名

蝶

劉英俊

蝶



劉英俊

1

幾天前，從醫院回來為檸檬樹澆水時，從幾片缺了口的葉子裡，發現到一隻隻小到幾乎看不見的小毛毛蟲。小東西真是不會掩飾自己，看到牠們時，牠們還在努力啃著，把葉子啃出一個個小灣灣。

檸檬樹是母親種在陽台的，已經有好幾年歷史了，樹，也有了相當的高度。不忍母親的檸檬樹被啃食，我用牙籤幫小毛蟲搬了家。

母親年邁，身子每況愈下，前一陣子再度住院，我連忙請假，從城裡趕回來。醫生說母親的狀況不是很好，要我有心理準備。

父親很早就過世了，母親一手把我帶大。我在城裡找到穩定的工作，也買了房子後，想接獨居的母親到城裡，母親就是捨不得離開她住慣的地方。

我知道母親是捨不得和父親曾經居住過的房子，

捨不得熟悉得像家人的街坊鄰舍，也捨不得那曾經是父親所栽種，遺留下來的檸檬樹。

其實，父親生前住過的房子，曾經改建過。本來是有庭院的日式宿舍，改建後成為只有陽台的大樓。父親親手栽種的那棵檸檬樹，後來也由母親用採下來的檸檬，取子培養出小檸檬樹，移植到陽台的。

母親住院時，我幾乎都留在醫院照顧，即使看護在，我也只在換洗衣物時匆匆回家，匆匆為陽台的檸檬樹澆水。以為已經免去蟲喫的檸檬樹，好幾天之後，卻突然發現到有一隻約有一寸長的綠色蠶寶寶，悠悠地啃著葉子。

我實在不知道該怎樣處理那麼大的一隻綠色蟲蟲，在母親昏睡中偶而清醒的時候，我曾問母親，母親深邃地看著我，微微笑了一下。

母親的病，並沒有好轉。她昏迷的時間越來越長，最後沒能醒過來。

直到安頓好一些後事，我才想到那隻綠色蟲蟲。可找遍檸檬樹，已經找不到。只發現一只掛在枝桠上，很眼熟的綠色的蛹。

2

那綠色的蛹，我曾見過，有好久了，那是在我學校畢業的那一年。

那一年，我病得死去活來，母親幫我申領身心障礙手冊。我變得不太愛講話，不太愛出門，有好久好久一段日子，我甚至把自己關在房裡。那一段日子，母親也是在煎熬著。母親也不曾多說話，每天默默照顧著我的生活起居。

有一天，母親告訴我，父親種的檸檬樹，住了一個很可愛的「不速之客」。

父親走了之後，院子裡那棵檸檬樹，成了我和母親生活重心。那一段日子，再怎麼消沉，也還偶而會

去幫父親的檸檬樹澆水。我可以感受到母親充滿期待的眼神，可那不速之客，沒能把我從低潮期拉起來。我沒放在心上。

過了好幾天，在一個很陽光的上午，我去澆水的時候，驚訝地看到一隻和檸檬葉一樣翠綠的蛹，掛在細細的枝椏上，還吊著兩根蠶絲一樣的線。

那蛹，就跟後來我在陽台看到的蛹，幾乎是一模一樣。那翠那綠，在陽光下，給我很深刻的印象。母親告訴我，那就是父親的不速之客。

我天天看著父親的不速之客，可牠動也不動。直到一天早晨醒來，發現一隻濕濕的彩蝶靜靜停在裂開來的蛹的附近枝葉上。我喊了母親過來看，我記得母親當時跟我說，那是鳳蝶，是從醜醜的毛蟲，成蛹之後，蛻變出來的。

短短的幾句很平常的話，深深震撼著當時似醒非醒的我。我沉思著。與其說我是那隻蝶，不如說那蝶

是父親的化身，來敲醒我這混沌不明的腦袋。

那隻蝴蝶什麼時候飛走的，我沒印象。

那隻蝴蝶，開啟了我的生命之蛹。

3

母親火化後的那二天清晨，鳳蝶掙脫了陽台的蛹，靜靜攀著枝葉，黑黑的一雙大眼，像母親遺像裡那雙含著好多話的眼睛，默默注視著我。

不知過了多少時間，只見那蝶，薄薄的翅膀微微一震，母親飛了起來。在陽台來回轉了幾趟，最後，消失在我的視線之外。

4

母親還會再回來看我的，我相信。雖然，我已是一隻勇敢的蝶了。